青春赣州

□萧爱梨

三台峙立成就江南宋城，
郁孤八境拜将千古伟名。
南迁宝鼎见证客家先民艰辛，
潮起潮落风雨浮桥减减增增。
红色基因得到好传承，
哎——赣州！
无限激情青春的城。

十龙聚龟地标构建图腾，
天时地利人和文明象征。
赣南脐橙果好味纯自然天成，
可品可赏通天石窟走走停停。
千流碧波扬帆中国梦，
哎——赣州！
虔诚奋斗幸福的城。

爱上赣州

□彭梅华

第一次来到美丽的赣州，
我就深深爱上这片热土。
爱流淌千年的福寿沟天长地久，
古街老巷找到我丢失的小时候。
爱阳明心学致良知博大深厚，
通天岩上石窟艺术美不胜收。
在刻有铭文的宋代城墙下走一走，
我一不小心就和古老的故事邂逅。

爱上了赣州真的不想走，
高铁开动了我还在回首。
爱客家精神团结开放风雨同舟，
红色老家英雄辈出峥嵘岁月稠。
爱八境台烟波浩渺三江合流，
郁孤台上家国情怀传承不休。
在木船支撑的神奇浮桥上走一走，
我晃晃悠悠醉在了时光的老码头。

我想在一棵脐橙树下等你

□杨观音

我想在一棵脐橙树下等你
等你
弹奏一首秋天的交响乐
告诉世界
这里丰收的喜悦

我想在一棵脐橙树下等你
等你
即兴一段艳丽的舞蹈
让这满山的金色
增添一分妖娆

我想在一棵脐橙树下等你
等你
赴一场生命的盛宴
品一品大自然恩赐的美味
抛弃过去的烦恼

我想在一棵脐橙树下等你
等你
一起逛一逛这满山的果园
还有山下的袅袅炊烟
领略客家风情
直到你忘记来时的路

我想在脐橙树下等你
等你——
我远方的客人

帮扶情缘

□钟秋梓

公历2020年7月31日也是农历六月十一。一大早，太阳从东面的书峰山爬了上来，乡村在宁静中苏醒、明亮，田地里正在抽穗的稻子在阳光的触摸下，轻轻地摇曳着……上午九点多，上犹县新溪村的火石在家里等候一位特殊的客人——国家扶贫工作普查人员将来到他家，对他这些年受益扶贫政策的情况进行普查。作为他的结对帮扶干部，我对普查的结果充满信心。

一

火石姓蓝，今年68岁，是我老家上犹营前新溪村樟树组的贫困户。他孑然一人，性格像打火石，动不动引出“火苗”。因而，家乡人也叫他“火石”。

小时候，我特别怕火石，我曾亲眼看到他将发飙的牛掀翻。大家都怕惹到牛来发飙，如若被牛角顶起，再重重地摔在地上，即使不死也要脱层皮，可火石不怕。

火石没有进过学校，大字不识，也许是家里穷，一直没有结婚。他敢掀翻牛，大家都觉得他蛮，也就没有人去惹他。但是他对当年的生产队长——我的父亲还是很尊重，也许是在他家粮食接驳不上时，我父亲允许他们先借粮度日的缘故吧。我的身体素质差，人矮小瘦弱，火石常常对我父亲说我老实。没有想到，2015年8月，我分到老家新溪村开展扶贫工作，他会成为我帮扶的贫困户。

二

通过几次的帮扶接触，我觉得火石没有当我是外人，而他偏偏“点了一把火”。

“叔，和尚把暖心袋里的东西烧了！”2017年10月底的一天，我从上犹县城刚到营前镇政府上班，另一名我结对帮扶的贫困户阿炎就打通了我的电话。

“谁是和尚？”我有些莫名其妙。

“是火石啊。”阿炎告诉我，“他没有结婚，不是和尚吗？我们又叫他和尚。”

暖心袋是我们县里统一安排发放给贫困户装各种资料的袋子，这些资料起码能说明扶贫干部做了某些实实在在的工作。火石怎么就烧了它呢？怎么就会拿去烧啊？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稍微处理完手头的事务，驱车去老家找火石。

火石不在家。阿炎告诉我说，“和尚”胃疼有一段时间了，今天一大早去上犹县医院看病去了。“他见我们领到了低保的钱，他没有领到低保的钱，又没有领到五保的钱，两头都有一头领钱，就发火了。”

当初，鉴于他的情况，我建议村里给他办“五保”，并和他说过办理“五保”必须先停“低保”，办“五保”的事要走程序。我给他打比方：“一个人不能同时坐两个凳子，你明白吗？”

他点点头，说：“这个道理我懂。”

隔了一个多星期，我再一次去找火石。我打电话给他，说我会来他家，他立即停下为村里运垃圾的事赶回屋里等我。我把补齐的资料给他：“火石，别再烧东西了，你有什么话好好和我说，好吗？”

而我没有想到这么犟的火石竟然会对我说：“我不是发你的火，当时是我觉得村里哄我办五保。烧了你给的资料会影响你的工作，真对不起你。”

火石穿一件洗得泛白的老中山装，深灰色的裤脚一高一低，他在衣服上搓干净双手粘着的水，从裤袋里摸出他的存折递给我。我打开存折，看见存折上印着前两天刚刚打进去第三季度的五保金960元（每月320元，每一个季度作一次发放）。火石说：“这下我心就安稳了！”

三

春天雨水淅淅沥沥不停。

2018年5月的一天，这天我上户来找火石。老房子的窗户很小，屋内昏暗，借助窗户透进来的光，火石从暖心袋里拿出《一本通》给我——他知道，我们上户都要在《一本通》内做些记录。

“火石，你想修修你的房子吗？”我填了《一本通》站着问他。我不是不想坐，其实他家只有一张凳子，我坐他就必须站着；地势不平，即使谁坐，都坐不端正和安稳。

“听说要二万多元，我哪里有这个钱啊？”他推了推头上的那顶破帽子说。帽子戴得不正，露出的头皮有些发亮。破帽子没有帽檐，但能保暖，我想。

“如果不要你出钱呢，修吗？”我问他。

“没有这样的好事，你会给我出钱？”他给我开玩笑。在他心中，我就是老生产队长的儿子，他知道老生产队长家的条件也不好，说到钱他只能和我开开玩笑。

“有这样的好事。”我认真地说，“政府出钱，政府也安排施工人员来给你修房子。”

“那我就要换下瓦面，粉刷好墙，换个大一点的窗户，地面不平整，如果可以也把地面硬化下，可以吗？”他看我不像开玩笑。或许，他也一直想这样做，但没有能力。

“行，都行！”我准确无误、十分肯定地告诉他！

“那就好啊，你就叫村里早点安排人来给我修房子吧。”见我如此明朗的态度，火石很开心，“老家那么多人都说你的大字写得很好。修好了房子后请你给我写副对联贴贴。我会给你包个红包感谢你。”

“对联我来写，我来给你包个红包。”我笑着对火石说。毕竟，曾经在镇文化站待过一段时间，我自信还有这个写对联的能力。

过了一个多月，阿炎打电话告诉我，说是“和尚”要和我说电话，火石在电话那边告诉我，施工队到了他家，已经开始维修他的土坯房。火石对我说：“你这么快就安排了村里叫人来给我修房子，实在是要感谢你。”

电话后，阿炎随即通过微信给我发来几幅图片，图片中可以看见施工人员在清理破旧的瓦片以及火石站在门前的泥坪上开心的笑容……

我不知道阿炎，以及我老家的年轻人怎么会叫火石为“和尚”，仅仅是因为他没有结婚没几根头发吗？也许，人到了某个阶段，都会有质的变化吧。我忽然想到，“和尚”也好，“火石”也罢，他的心结打开了，心不就安稳了吗？

四

2015年，火石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这些年来，自己尽心尽责地进行帮扶，为他申请了低保和五保（2017年上半年以前享受低保，当年下半年开始享受五保），争取了村保洁公益岗位，在政策内维修改造了他的土坯房，稳固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去年，他先后27次去上犹县人民医院和营前卫生院治病，政府给他医疗报销了7万多元，他感慨万分地对我说：“阿高（父母给笔者取的小名），好得共产党，不然我的命都冇了。”

现在，他的房子经过维修加固和粉刷，不再透风漏雨，村自来水接到厨房和卫生间，政府为他添置了衣橱衣柜饭桌，地面也已经硬化平整，家里亮堂了许多。他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也比以前好，闲余还放养了耕牛，收入稳步上升。

“您觉得你的生活和环境是明显改善还是有所改善，还是没有改善或者更差了呢？”在他家，坐在饭桌一边，普查员认真地问他。

“扶贫这些年来，我是明显改善了。”火石普通话不标准，也写不出自己的名字，他伸出右手食指，蘸上印泥，在普查员递过来的确认书上按上鲜红的指印——他以这种方式，清晰、准确地表达心中对党的感激！

今天，我深信，火石的性格已经彻底改变，充盈他心中的将是对党不尽的感恩，并将把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月光照满小源村

□李能玲

月光照满整条村巷。

我穿着白色衣裙走了过来，这被月光铺满的小小巷子，花草虫鸣吟唱，我想叫它月光巷。算起来，我至少已有十多年没有在村庄里住过了，但今夜宁都小源村留我。

此时小暑已过，立秋将至，我因脱贫普查留宿村中，禁不住这皎皎月色，只好放任自己被它俘获了。好在村庄的夜晚是静谧的，偶有三两妇娘子坐在村口石礅上乘凉。我踩着小巷独享这月色，感受山涧飘荡而来的风，穿越悠悠小源的古今。

我一直觉得，一个村庄的迷人之处绝不仅是田园风光旖旎，更在于时光赋予它厚重的人文历史底蕴。宁都小源村就是这样。只要村子的客家赣派建筑还在，就说明当年革命风起云涌的那个村子还在，还在接纳我此刻夜游的文艺肉身。所以我坚持在夜晚从村中央的村部走出来，一路走向村那边的老房子，先从有名的曾栋财家走起，再穿过短短一条小巷，途经路旁矗立的榜山祠，再到距离不远的曾氏家庙、孔怀居停一停。

月亮此刻照在曾栋财家和榜山祠的屋墙上，照在连接一面墙与另一面墙的电线上，照在闪着金光的“毛泽东旧居”门牌上。但屋舍里却并没有人，没有狗，紧闭的祠堂内也没有灯、没有声响，我故意把树叶踩得咔咔响，给榜山祠南面屋檐上的一盘月亮听着。

然而，毕竟这是一处不凡之地。我的心思被月亮洞悉，榜山祠也是不允的，当我行至祠堂正门，厅堂的灯似乎照亮起来，透过门缝我依稀看见了当年中共苏区中央局前后方的领导人，他们正聚集于此秉烛夜谈，商议反“围剿”战略。那时的月亮应该也如今晚的满月，白色的月光照耀着整个小源……

走在这样一个被红色浸染的村子，不知不觉，之前盘踞屋檐的月亮悄悄爬到了我的头顶。这又大又白扯着一条长绳系在村庄上的月亮，无疑是慷慨的，它照在房坡上，把瓦与瓦之间的条条缝隙、缝隙里长出来的棵棵绿草、草穗尖尖上的缕缕绒毛都照得纤毫毕见，它还同样照亮了站在“乡村大学”东墙边的我。

这所全国少有的“乡村大学”，设在“曾氏家庙”内，从去年办起一直被月光渲染得熠熠生辉。白天与夜晚还是有差异的。白天的“乡村大学”刚从一场易堂文化讲座散场，又不停歇地探讨起“宁都祠堂文化的研究与开发”……沐浴着它由内而外散发的书墨飘香，长居于此的乡亲也变得斯文起来。到了夜晚，它就像劳累了一天的农人，只想安静地歇歇，恣意在月色下汲取精华。也许，月光都在慷慨照亮着每个地方。

这样想着，月光好似更温柔了些。走过榜山祠周围那片古建筑群，脚底又不听使唤地朝榜山祠前几百亩大的荡湖走去。这个季节该是小源最美的时节。种满青荷的荡湖，风吹摇曳着粉白相间的莲花，月光照射的湖面微波荡漾，整个荡湖荷香四溢。

驻足湖畔，沐浴徐徐荷风，走上横穿湖面而建的木栈道，虽是夜晚仍能近距离与荷亲密接触，感受花与叶相依相偎。原以为整个村子只有我在夜下闲逛，却见几对年轻恋人正依偎在木栏杆私语。我突然害羞起来，生怕因为自己的鲁莽闯入而打扰了这幅温馨的画面。

我的担心显然是多余的，陷入爱情的男女丝毫不受影响，因为他们眼中只有彼此，依然在月色下，时而娇俏，时而嗔怪……这与我印象中的乡村爱情是不同的。还记得小时候在乡下，晚上看见一对情侣约会就像发现惊天之举，看见的人识趣走开，情侣也成惊弓之鸟赶紧逃离。细细想来，这无情的岁月已把曾经的妙龄女子淘洗得这般小家子气了。我忍不住从旁探听起来。

“你家白莲忙得过来不，每天要忙到多晚？”

“你看这湖里每天长出那么多莲子，人手不够都要累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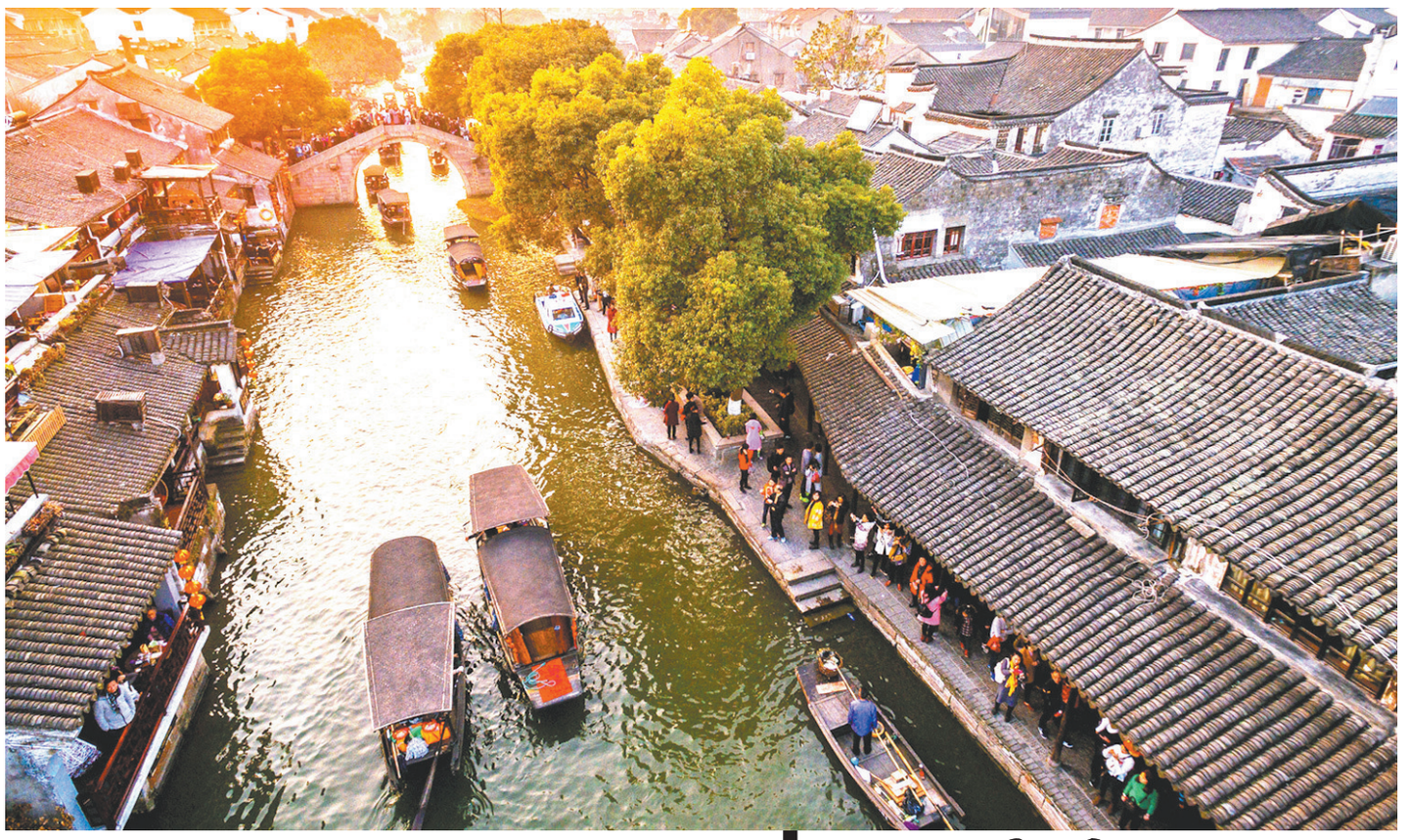
“收成好有钱赚，累一点也不怕。”

“你要是早点嫁过来就好了。”

……

原来，他们的对话也谈论着脱贫致富。这荡湖的白莲是奇异的，听村里人讲，原先湖中是种不成白莲的，莲藕种下去，长满的全是水葫芦。后来，扶贫工作队来了，他们不仅把小源打造成了乡村旅游景点，连多年不长白莲的荡湖也长出了荷花。这是小源的一大轶事。

月亮从头顶向远处不断偏离。整个村子已完全被月光照满，守在荡湖木栈道的人却毫无归意，我为这月光照得满满的村子而欣喜，也为身旁停靠在莲叶丛中的一艘木船吸引，忍不住摇动起船桨，将自己隐匿在这盛满青荷的湖心。



江南晨早

李海波 摄

走近马六甲

□曾久生

金秋十月，那天细雨绵绵，旅游团驱车前往新马边境城市新山，从新马边境过关进入马来西亚，仅用了半个小时，导游小姐蓉蓉早已等候我们登车前往历史名城马六甲。

马六甲，是马来西亚最古老的都城。这座位于马六甲海峡北岸的旖旎古城，充满了神秘的传奇色彩，流传着古老的美丽故事……

我是从新加坡乘车越过柔佛海峡、从柔佛巴鲁进入马来西亚的。由柔佛巴鲁北上，一路上饱览了热带丛林的风光和马来村落的美景。然后，我来到了马来西亚旅程中的第一站——马六甲。

据导游小姐蓉蓉介绍，马六甲建于公元1403年，曾是满剌加国的都城。从十六世纪始，马六甲历受葡萄牙、荷兰、英国的殖民统治。和我们一道出游的山东小伙子听了之后戏称马六甲是“小联合国”，是有点道理的。数百年来，除了欧洲人之外，马六甲也有华人、印度人、阿拉伯人、暹罗人、爪哇人的印记，经过长期交流融合，在语言、宗教、习俗等方面汇聚成特有的文化风景线。市区幽静美丽，绿树成阴，街道曲折洁净，屋宇多姿多彩，有中国式的砖木结构住房，有荷兰的红色建筑，有葡萄牙式的村落，有马来人的木结构高脚屋。很多住房的墙上镶嵌着由瓷片组成的、具有民俗特色的各种精美图案，有的住房木门上装有瑞狮门扣、窗上镶龙嵌凤，而有的却是红瓦红墙、白色花窗、植花阳台，风格迥异，绚丽多彩。

马六甲的古迹很多，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光者。作为一个中国人，在游览风景名胜时，我首选三保公庙，这是一座中国式庙宇，纪念中国明代航海家、外交家三保太监郑和所修建的。

三保公庙建于山麓之间，庙的飞檐上塑有彩龙戏珠与黄色琉璃瓦，庙内立有一尊三保公青铜像，导游告诉大家，当地有摸一摸铜像就会平安吉祥的说法，所以凡是至此瞻仰的游客，都会以崇敬的心情抚摸这座青铜像。

在三保公庙的右侧，有一独立的院落，院中一口三保井，相传是郑和所凿。庙的左侧，耸立着一座纪念碑，表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勇殉难的抗日烈士。从纪念碑上刻凿的烈士名单来看，其中华侨占了绝大多数。他们都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如今虽然长眠于他乡，但永远是中华民族光荣而骄傲的子孙！

为了更多地了解马六甲，我参观了有悠久历史的马六甲博物馆，这是一座红色围墙的两层荷兰式建筑。还有马六甲河畔的教堂钟楼，建于十七世纪的惹兰叻参的红屋，是古老的荷兰建筑物。这一带，形成了一个红色的建筑群，加上古树、花圃和欧式喷泉，使游客们疑是置身于欧洲某地的古城之中。

葡萄牙人在马六甲修建的古城门圣地哥城门，是殖民主义者留下的历史印记。由此踏着石阶可登上圣约翰山，山腰有约四米高的葡萄牙传教士圣保罗的全身石像，许多游人在此摄影留念。来到山顶，可见到圣约翰山古堡和圣保罗教堂的遗址，虽然屋顶早已倒塌，到处残垣断壁，但仍然可见当年的规模和壮观。

当我站在圣约翰山顶，面对马六甲海峡，那浩瀚的大海，那宽广的天穹，还有海边那仿造的古代七帆航海大船，顿然使我仿佛看见：郑和率领的船队正从远处劈浪而来……